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72

柳子戏

✓白	罗	裙
✓药	茶	记
✓阴	阳	扇
✓男	招	亲
✓小	经	堂
✓双	进	京
✓单	怕	婆
✓双	怕	婆
✓熊	家	庄
✓余	家	寨
✓紫	金	杯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白罗裙	田心甫 谭文友述录(1)
药茶计	张德胜述录(42)
阴阳扇	张德胜述录(102)
男招亲	向正举述录(138)
小经堂	张德胜述录(166)
双进京	杜永章 田心甫 张德胜述录(189)
单怕婆	张德胜述录(237)
双怕婆	杜永章述录(249)
熊家庄	杜永章述录(267)
余家寨	杜永章述录(301)
紫金怀	杜永章述录(318)

白 罗 裙

田心甫 谭文友 述录

一、磨坊产子

剧情：薛子荣娶妻杨氏不孕，继娶周桂英为妾。薛赴京考试，临别时，将万贯家财交杨氏掌管，将白罗宝裙交与周氏，此事被杨氏暗里窥见，待薛子荣走后，向周氏索取白罗宝裙，并将周氏逼进磨坊受苦。周于磨坊生下一子，取名薛继宝。杨氏得知，命家人薛贵前去磨坊杀死小东人，火焚磨坊烧死周氏。薛贵见义勇为，将母子二人救走，逃之异乡。

人物：薛子荣（正生）、杨氏（恶旦）、薛贵（老生）、周桂英（正旦）、家院（老生）。

第 一 场

〔薛子荣上。〕

薛子荣：（引）

只为功名事，时刻挂在心。（诗）

十年苦读在寒窗，磨穿铁砚读文章。

有朝一日王开榜，御笔亲点状元郎。

本人、薛子荣，家住云南昆明县，薛家庄人氏，前娶妻杨氏，未生一子，后娶周氏在堂。耳听人言，皇王大开科选，卑人有心上京赴试。归得家去，与二位娘子商议，话是这等，归家走走。（唱一流）

薛子荣坐书房前思后想，
思想起功名事常挂心旁。（么板）
但愿得早日里大开皇榜，
待卑人上京去获得高官。
我这里迈大步自家来往，
归家去与娘子细细商量。

抬起头来用目望，不觉来此是（扫）
稍待！来此已是自家，待我喊叫一声，内面薛贵哪里走动。
〔薛贵上。〕

薛 贵：（念）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

老奴、薛贵，门外高声，开门看是谁人？我道是谁，原来东人归来。

薛子荣：正是！

薛 贵：东人请进！

薛子荣：有进。

薛 贵：东人在上，老奴这厢有礼！

薛子荣：不用见礼，站过一厢！

薛 贵：东人怎不在学下训蒙子弟，归家何事？

薛子荣：非是卑人不在学下训蒙子弟，上房拜请二位娘子。

薛 贵：上房二位主母请了！

〔内白：来也！杨氏、周桂英同上。〕

杨 氏：春来百花齐开放。

周桂英：燕子双双绕华堂。

杨 氏：奴乃杨氏。

周桂英：奴乃周桂英。

杨 氏：忽听薛贵请，上前问分明。薛贵拜请何事？

薛 贵：非为别事，东人归来，现在二堂，前去答话。

杨 氏：薛贵暂退，官人在上，姊妹在下有礼！

〔薛贵下。〕

薛子荣：不用见礼，两厢有凳看座！

杨 氏：谢座，你妻有活动问？

薛子荣：有话讲来。

杨 氏：官人怎不在南学训蒙子弟，归得家来，所为何事？

薛子荣：非是卑人不在南学训蒙子弟，耳听人言，皇王大开科选，卑人有心上京赴试，归得家来与二位娘子商议。

杨 氏：上京赴试，乃是桩美事，但不知何日起程？

薛子荣：选日不如撞日，即日起程。

杨 氏：即日起程可好，须当与官人饯行。

薛子荣：有劳娘子！

〔薛贵上。〕

杨 氏：堂前看宴侍候！

薛 贵：东人，主母请转下面。

〔薛子荣、杨氏、周桂英下。〕

薛 贵：待我摆宴则可，（过场）酒宴齐备。有请东人、主母出堂饮宴！

〔薛子荣、杨氏、周桂英同上。〕

薛 贵：有请东人、主母开宴！

薛子荣：席前酒宴开。

杨 氏：春去夏又来。

周桂英：南山对北斗。

薛 贵：北斗满玉台，

杨 氏：薛贵斟酒上来。

薛 贵：（唱一流）

手提银瓶把酒斟，我与东人来饯行。
东人饮干杯中酒，略表老奴一片心。

杨 氏：（唱一流）

手提银瓶把酒斟，我与官人来饯行。
但愿此去高得中，龙虎榜上标头名。

周桂英：（唱）

手提银瓶把酒斟，我与官人来饯行。
倘若此去高中了，早写书信转回程。

薛子荣：（唱）

一见娘子把酒斟，笑在眉头喜在心。
杯放桌案把话论，再与贤妻说分明。（扫）

杨 氏：官人宽饮一杯。

薛子荣：酒已厚了。

杨 氏：薛贵，把酒宴撤了。（过场撤宴）

薛子荣：娘子！卑人上京赴试，三年不知，五年不晓，有几句
不敬之言，娘子可愿听？

杨 氏：请讲。

薛子荣：听到。（唱一流）

站在二堂把话论，叫声娘子你是听。
卑人今日把京进，家务之事你看承。
万贯家财你照管，一切娘子要劳心。
我今命你上房进，上房收拾包裹银。

杨 氏：（唱二流）

一见官人把话论，笑在眉头喜在心。
官人今日把京进，不由奴家常挂心。
辞别官人上房进，上房收拾包裹银。（下）

薛子荣：（唱二流）

一见大娘上房进，转面再叫周桂英。
万贯家财大娘掌，厨房锅灶你担承。
她是大来你是小，事事总之要耐心。

周桂英：（唱二流）

听得官人一句论，句句言语记在心。
官人今日京城进，不知何日转回程。
官人此去不打紧，你妻有孕怀在身。
倘若生下男和女，是男是女夫给名。

薛子荣：（唱二流）

一见贤妻身有孕，不由卑人喜在心。
倘若生下男和女，是男是女我给名。
生男取名薛继宝，生女取名薛秀英。
转面取过无价宝，白罗宝裙交你存。
白罗宝裙交与你，莫让大娘得知音。

〔杨氏暗上，窥见。〕

周桂英：（唱二流）

用手接过白罗裙，笑在眉头喜在心。
官人今日京城进，一路之上要小心。
未等天黑早投店，不等鸡鸣早看天。
遇着强人要让路，过河渡船莫抢先。
这是你妻叮咛你，时时刻刻记心间。（交眼）

薛子荣：（唱二流）

娘子不必苦叮咛，句句话儿记在心。
本当与你多谈话，看看红日往上升。
转面我对薛贵论，你把白马早看成。
堂前行过夫妻礼，卑人即时便登程。
辞别娘子把京进，扬鞭跨马奔京城。（下）

周桂英：（唱二流）

一见官人京城进，不由奴家挂在心。

辞别大娘上房进，大娘发怒为甚情？（下）

杨氏：（唱二流）

一见周氏上房进，不由奴家恨在心。

将身二堂来坐定，便把薛贵叫一声。（交眼）

我今命你南山进，早打马草转回程。

薛贵：（唱二流）

主母不必苦叮咛，叮咛言语记在心。

辞别主母南山进，要往南山走一程。（下）

杨氏：（唱二流）

一见薛贵南山进，不由老娘喜在心。

将身打坐二堂上，打坐二堂说分明。

哼！奴夫上京赴试，白罗宝裙交与那周氏贱婢，老娘心怀不服，待我赶在上房，退还老娘则罢；若不退还老娘，鞭打不饶。这正是，六月吃冷水，点点滴在心，待我赶进上房。（下）

第 二 场

〔薛子荣上。〕

薛子荣：（唱二流）

坐在马上用目观，四山景致观一番。

河下渔翁肩背网，打樵儿郎上山岗。

农夫田中歌声朗，读书儿郎上学堂。

催动马儿往前趲，阳关打马奔他乡。（下）

第 三 场

〔内白：可恨，可恨！杨氏上。〕

杨 氏：（唱飞梆子）

口似箭头舌似刀，心如狼虎未生毛。

眉毛一动千般计，暗里杀人不用刀。

哼哼！老娘杨氏，自那日奴夫上京赴试，白罗宝裙交与那周氏贱婢执掌，老娘心怀不服，今日叫他前来，退还老娘则罢，若不退还老娘，重重拷打一顿。话言未了，周氏贱婢那里走动。

〔内唱倒板：好苦呀！在上房大娘喊好伤心。〕

〔周桂英上。〕

周桂英：（唱一流）

适才上房未坐定，忽听大娘叫一声。

别人喊我我不怕，大娘喊我胆战惊。

将身且把二堂进，见过大娘说分明。

大娘在上，为妹这厢有礼！

杨 氏：呸！见你公的礼，见你婆的礼，贪人子礼多，瘦狗子筋多，骡子上坡，屎少屁多！

周桂英：大娘万福。

杨 氏：万福不万福，打得你嚎天哭。我且问你，那日奴夫上京赴试，万贯家财交与老娘执掌，白罗宝裙交与你这贱婢执掌，快快与老娘拿来！

周桂英：是这个……；为妹不知。

杨 氏：什么这个那个，明明白罗裙交与贱婢。贱婢、贱婢，我把你好有一比？

周桂英：好比何来？

杨 氏：好比灵牌插针。

周桂英：此话怎讲？

杨 氏：追你的魂。

周桂英：（跪）

杨氏：贱婢，贱婢，眼睛鼓大些，耳朵扯长些，待我咒你。

（唱二流）

一见贱婢心冒火，一股恶气冒心窝。

打死贱婢犹自可，那怕娘家崽舅多。

越说越说心冒火，手执家伙打。（扫）

周桂英：（唱一流）

大娘不必怒气生，二妹言来听分明。

奴夫那日把京进，白罗宝裙不知情。

大娘饶过二妹的命，

到后不忘你的恩。（扫）

杨氏：打又打得老娘手酸，骂又骂得老娘口干，贱婢起来！

周桂英：谢过大娘！万福。

杨氏：万福不万福，打你嚎声大哭。

周桂英：大娘有话请讲。

杨氏：贱婢！贱婢！家里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少，老娘赐你一斗麦子，要磨一斗面粉，除麸子不上算，你给我挨磨去。

周桂英：大娘呀！大娘。妹身怀六甲，实是难去。

杨氏：哎呀！老娘没有怀过儿女，只你才怀过，去是不去？

周桂英：实是不去。

杨氏：看家伙过来。（打介）

周桂英：去了！（下）

〔内白：杨氏、杨氏！你还打人呀，你还吃斋，吃你娘三光斋。〕

杨氏：哎呀！老娘吃着斋的，菩萨菩萨，你莫上帐，初犯一回，老娘明日乖乖给你做双鞋子。哎呀！老娘讲做鞋子，我还穿的一双草鞋哟，菩萨，我给你打双草鞋去。（下）

第 四 场

〔内唱倒板：周桂英在上房好伤心，大娘好狠心，哎哟！

大娘啊！我那狠心的大娘。〕

〔周桂英上。〕

周桂英：（唱一流）

可恨可恨真可恨，可恨大娘好狠心。

自从奴夫把京进，她要宝裙退他人。

奴家只说不知音，浑身打得血淋淋。

三番两次不肯退，将我赶进磨房门。

一斗麦子一斗粉，叫我如何挨得成。

悲悲切切磨坊进，不觉来此是（扫）

来此就是磨房，磨房门半掩半开，待我自进。待我打扫磨房则可。（过场）打扫已毕。（喊叫）好苦啊！（唱一流）

周桂英在磨房珠泪滚滚，

忍不住两眼中泪湿衣襟。

都只为奴的夫他把京进，

都只为白罗裙惹下祸根。

莫奈何我这里将磨挨蹭，（喊叫）

可恨可恨真可恨，可恨大娘不是人。

奴家身怀有了孕，将我赶进磨房门。

本来不把磨房进，浑身打得节节青。

二次我将磨挨蹭，打坐磨房说。（扫）

稍待，磨已挨起，待我打扫磨坊则可；打扫已毕，适才挨磨之时，心中好像有些不大稳便，哎哟！哎哟！（唱一流）

一刹时我腹内疼痛得很，

我心内好一似钢刀来登。
莫不是在中途喝了冷水，
莫不是得罪了老爷神圣。
是是是来明白了，十月怀胎要见生。
牙齿咬得铁钉断，双足登破鞋后根。
送子娘娘早送子，降生娘娘早降生。
是男是女早见面，免得为娘腹内疼。
奔生奔死磨坊进，要往磨坊走。（下）

〔杨氏上。〕

杨氏：（念）

太阳出来一盆火，老娘心里计谋多。

自家儿子怀中抱，人家儿子下油锅。下油锅。

哼哼！老娘杨氏，自那日奴夫上京求名赴试，万贯家财交与老娘执掌，白罗宝裙交与周氏贱婢，叫她退还她不退还，将她赶进磨坊，三更半夜，磨坊有细儿啼哭，那周氏贱婢，身怀六甲，叫得薛贵老奴，去到磨坊打听消息，是男是女？倘若是女，命他抱在上房抚养成人，东邻西舍开亲，家务得了一大半。倘若是男，赐他钢刀一把，抱在十字路口，一刀两断。就是这个主意。薛贵哪里？

〔薛贵上。〕

薛贵：眼跳心惊，坐卧不宁。老奴薛贵，忽听大娘唤，须当上前。大娘在上，老奴这厢有礼。

杨氏：不用见礼，站过一旁。

薛贵：谢过。

杨氏：薛贵，薛贵！老娘有桩心事，命你猜来？

薛贵：猜之得着。

杨氏：重重有赏。

薛 贵：猜之不着。

杨 氏：责打四十。

薛 贵：大主母，大主母，猜之得着，不用领赏，猜之不看，不用加罚。待老奴慢慢猜来。

杨 氏：快快猜来。

薛 贵：待我慢慢猜来，（抖色）稍待（背介）东人上京赴试，一去未归，丢下大主母一人在家，一人孤孤单单。命得老奴，去得京城，接得东人归来，与大主母同享荣华。就是这个猜法，待我上前，见过大主母。

杨 氏：薛贵，敢莫猜着了？

薛 贵：正是猜着了。

杨 氏：猜着何来？

薛 贵：东人上京赴试，一去未归，丢下大主母一人在家，孤孤单单，命老奴接得东人归来同享荣华。

杨 氏：不是。老娘吃不得饭，穿不得衣？快快猜来。

薛 贵：待我慢慢猜来。（抖色）稍待！（背场）今日十四，明日十五，乃大主母寿诞之期，命得老奴手执银两，去到长街，打下西瓜、月饼，月饼西瓜，与大主母祝寿。就是这个猜法，待我上前，见过大主母。

杨 氏：薛贵，敢莫猜着了。

薛 贵：正是猜着了。

杨 氏：猜着何来？

薛 贵：今日十四，明日十五，乃大主母寿诞之期，命得老奴手执银两，去到长街，打下西瓜、月饼，月饼西瓜，与大主母祝寿。

杨 氏：呸！老娘家中缺了那一种，少了那一样。快快猜来。

薛 贵：猜之不着，此事怎好，是这个……（抖色，背场）三

番两次，猜之不着，待我上前逗她几句。就是这个主张。
见过大主母

杨 氏：敢莫猜着。

薛 贵：正是猜着了。

杨 氏：猜着何来？

薛 贵：大主母年将半百，膝下无儿，命得老奴，手执银两，
去到南京城，北京城，请一巧匠人，这样打，那样打。

杨 氏：打些什么？

薛 贵：打下一付铁棺材，将大主母装入铁棺材内，是 与 不
是？

杨 氏：埋你这个老狗。

薛 贵：糟！

杨 氏：埋你这个老狗。

薛 贵：糟！

杨 氏：快快猜来。

薛 贵：猜之三番二次，猜之不着，还请大主母说明。

杨 氏：哼！老娘不说，谅你不知。是昨晚三更半夜，耳听磨
坊有细儿啼哭，命你前去打听是男是女？

薛 贵：是女便怎样？

杨 氏：倘若生下是女，命你抱到上房抚养成人，日后东邻西
舍开亲，家务得了一半。

薛 贵：这样就谢天谢地。

杨 氏：慢谢天地。

薛 贵：倘若生下男，又便怎样？

杨 氏：倘若生下是男，老娘有话不得不讲，不得不说。赐你
钢刀一把，命你抱在十字路头，这样 咔嚓一刀，一刀两
断。

薛 贵：（跪下）哎呀，大主母！（唱二流）
跪在尘埃把话禀，大主母在上听分明。
世间只有君杀臣，世间哪有臣弑君。
臣弑君来罪不小，子弑父来罪不轻。
世间多少稀奇事，哪有奴仆杀东人。
望靠主母饶恕我，饶恕老奴命残生。

杨 氏：薛贵起来！

薛 贵：谢过。

杨 氏：薛贵，到底去还是不去？

薛 贵：老奴杀人之事，万万不能。

杨 氏：看家伙过来。

薛 贵：走了。

杨 氏：薛贵转来，薛贵转来！

薛 贵：老奴去得好好，叫奴转来，大主母敢莫回心转意？

杨 氏：非是老娘回心转意，去时钢刀白。

薛 贵：转来？

杨 氏：转来要见血。

薛 贵：如若不见血？

杨 氏：连你这老狗一路劫。

薛 贵：走了。

杨 氏：去得好，去得好！

薛 贵：去不得，去不得。打听东人心腹事，但听贱婢口中言。待我闪在西廊之下。听个明白。待我往西廊趑行几步。

杨 氏：去与不去，由在于我，杀与不杀，由在于他。今晚三更半夜，桐油三斤，竹帚一把，做一火焚磨坊。

薛 贵：走了。（下）